

## 第二十八章 出詩打人第一記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葉靈兒是京都守備葉重的獨女，家學淵源可惜都是在武道之上，所以沒有落個文雅淑靜的性格。有個四大宗師之一的葉流雲當叔祖，葉家在慶國的地位本就有些特殊，但這小姑娘本身卻不是什麼霸道蠻橫之輩，隻是心疼林家姐妹天天病榻之上纏綿，還要被迫許給一位未曾見過麵的男子，所以顯得著急了些。

前些日子，京中少數高門之間流傳著一個消息，聽說宮中準備將林家小姐指給範府遠在澹州的那位私生子，這消息一出來，林家小姐羞怒相加，夜裏又受了些風寒，咳了幾口血，病情加重。葉靈兒本在定州兄長處，聽到這事趕緊回京，正是範閑在城外門看見的那個場景。

又過幾日，京都傳聞，範府那位私生子已經回京了，隻是和範府小少爺範思韋一樣，都是個橫行霸市的紈袴子弟，這個消息，讓葉靈兒更是惱火。她昨日去看林家小姐，發現她眉眼間略有羞意，幾經盤問，雖然沒有問出什麼，但猜出來林家小姐一定是有了心上人。

她不忍心見姐妹傷心難過，所以去求父親向宮裏求情，斷了這門婚事，誰料道竟惹得父親大怒，沒辦法之下，才請範若過府，是想看看能不能有辦法將這婚事緩上一緩原本也知此事不大可能，但總得試上一試，才算盡了姐妹間的一場情義。

葉靈兒看了一眼柔嘉這個性情溫柔的小姑娘，再看向範若的眼神就趨於平靜，她今天才知道原來範府這位一向以恬淡聞名的若若小姐，竟然骨子裏也是位厲害人物，此時聽對方要介紹名醫，淡淡說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範若卻是沒有就此罷了，微笑說道：“若真是心疼那位小姐，讓那位名醫去看看又怕什麼？”

“禦醫都沒有太好的法子，你說的那位名醫...”葉靈兒強忍著，不在郡主麵前流露出一屑的神態。

範若極有禮貌解釋道：“那位醫生是費先生的學生。”

葉靈兒輕噫一聲，眼中一亮，上前拉著範若的手：“那就麻煩姐姐了。”

說完閑話，三人便回了亭子裏，其餘的姑娘們看見這兩位小姐麵色平靜，以為事情已經了了，才鬆了一口氣，旁邊自有丫環婆子們在服侍著，又有女史將已經抄好的詩卷送到湖對麵去。

過不了幾時，湖對麵那些才子所做的詩也抄了過來，諸女翻揀著看，間或讚歎一聲，範若若卻支著頷，看著湖對麵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葉靈兒想到那人，好奇接過詩卷來，從頭到尾翻了一遍，卻沒有看見有姓範的落款，驚訝問道：“範公子的詩呢？”

她心想，範府既然是讓那男子來王府搏名，那便斷斷沒有藏著掖著的道理。女官恭敬說道，範公子並沒有作詩，如何如何。柔嘉郡主看了欄邊的範若若一眼，小姑娘天真的臉上浮現出一絲納悶，追問當時的場景，直到此時亭子裏麵的諸女，才知道湖那邊的唇槍舌劍比這邊也不稍弱。

柔嘉郡主甜甜一笑說道：“若若姐姐，你怎麼不來看這些才子詩作？”

諸女議論之時，範若若早聽在耳裏，知道兄長在湖那麵受辱，她從欄邊回頭，平靜的眸子裏其實隱藏著一絲怒意，冷冷道：“這些人也會寫詩？”

諸女雖然一向知道範家小姐精通詩文之道，但聽見她說出如此言語，還是有些意外。範若若回身，拾起硯旁細毫，在紙上懸腕而揮，寫了幾句，待稍幹後遞給女史，吩咐道：“送這兩首過去，讓那些人看看。”

女史領命而去

—

花開兩枝，各表一朵，且說湖這麵郭保坤暗點範閑身份，鬧得滿座俱靜，場間氣氛有些怪異。

靖王世子眼眸裏閃過一絲怒意，覺得太子手下這群人果然毫無體統，輕輕握緊手掌，暗自想著是不是要給對方一點教訓，但轉眼一看範閑模樣，又覺得此子定有應對的手段，應該不用自己出手。

司南伯讓範閑來參加詩會的原因很簡單，是要讓他出個大大的名，搶個入京頭彩，以便打動那位長公主“芳心”，但範閑卻似乎一點也不著急，真讓人瞧不明白他到底在想些什麼。待眾人所作詩詞送到湖亭之後，過不多時，便有女史回話，將範家小姐作的詩遞給了郡王世子。

郡王世子眼光一瞥，不禁眼睛一亮，脫口而出：“好！”

身旁幕僚清客湊了過去，細細一品，也是頻頻點頭：“果然不錯，隻是...”他是覺著這詩由一女子寫出來，總有些不對路數，但想到範家與郡王家的關係，所以住嘴不言。

眾人好奇，紛紛湊了上來，隻見那紙上用娟秀小楷寫著：“八月湖水平，涵虛混太清。氣蒸雲夢澤，波撼澹州城。欲濟無舟楫，端居恥聖明。坐觀垂釣者，徒有羨魚情。”

“好詩，果然不愧是範家小姐所作。”賀宗緯也夾在這些人當中，稱讚的聲音格外響亮，似乎要傳到湖對麵去，“寫湖景灑然，轉議論自然，實是佳作。”

郭保坤卻皺眉道：“眼前小湖一方，用氣蒸似乎不大妥當，何況雲夢澤在南方，澹州城卻在海邊，範小姐隻為字麵漂亮，在這自然二字上卻欠缺了一些。”

靖王世子卻從這首詩裏看出了別的味道，所謂欲濟無舟楫，端居恥聖明，坐觀垂釣者，徒有羨魚情，雖然隱晦，卻仍然透露出作者不甘心為隱，想要有一番作為的心思，是個幹謁詩的套路他轉頭望向一直安靜坐在偏僻處的範閑，心想這詩...莫不是你做的？

但這詩確實不錯，所以眾人交口稱讚，沒有幾個人附和郭保坤的意見。世子正思琢間，已經有人將意見轉到對岸，範小姐的解釋也已經來了。

“湖是水，海亦是水。由雲夢而思之東海，我家兄長身坐澹州，心在江海，隨意用之，有何不可？此詩乃是家兄十歲所作，今日抄出，隻為請諸位一品。”

話裏前麵的意思先不理，但卻明明白白說清楚了，這首詩不是範府小姐所作，卻是...那邊一直默然不語的範閑所作！

這個時候，圍園士子再望向範閑的神色就不再是不屑與複雜，而是充滿了震驚與不解，十歲便能作此詩，這範閑，難道是個天才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